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臺灣總督府情報課《寫真報道》雜誌發行背景及刊物內容初探

莊梓忻*、張育嘉**

摘要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以下稱臺史博）藏有臺灣總督府情報課透過臺灣報道寫真協會發行的《寫真報道》***雜誌，該雜誌於 1942 年 12 月發行，至 1944 年間，共發行 19 號。《寫真報道》以標題、大量寫真圖像與文字為內容，並大致可分為前線的戰事與特別志願兵訓練及後方所實施的皇民化、後方生產等兩大部分，傳遞戰爭時期的各方生活、產業、國防教育等面向。隨著《寫真報道》的發行，官方也發起「寫真家登錄制」，其目的為徵集臺灣島內優秀寫真家攝影作品的投稿，透過篩選機制，將能夠傳達臺灣總督府意旨之作品呈現於大眾視野。

臺灣總督府為因應大東亞戰爭的需求，透過臺灣總督府情報課、皇民奉公會等相關組織進行戰時宣傳工作，使用雜誌、漫畫及海報等宣傳媒介，配合各

*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公共服務與教育組約用人員

**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數位創新中心專案助理

*** 本文所提到的「真」、「眞」用字，為符合原始刊物名稱，皆以「眞」書寫，其他內容為符合現代文字使用習慣，以「真」表示。

來稿日期：2023 年 7 月 14 日；通過刊登：2024 年 2 月 26 日

式政策，以求有效掌握戰時人力、物資等資源。本文將簡述《寫真報道》在臺灣發行的時代背景，與其刊物的內容。

關鍵詞：《寫真報道》、寫真報道事業、臺灣總督府情報課、啓發宣傳、寫真家登錄制

一、日本「報道寫真」的興起

「報道寫真」（中文為報導寫真），為德語 Reportage photo 的日文翻譯，指涉能夠傳遞訊息之影像照片。關於日本「報道寫真」概念，始於1930年代在德國取得攝影師資格的名取洋之助，在其回到日本後開設「日本工房」並試圖實踐「報道寫真」。¹然而，日本官方真正關注並發展「報道寫真」，是在受到戰爭和國際趨勢影響後，於1937年由內閣情報部發起「寫真報道事業」，²而本文所討論的《寫真報道》雜誌便是出自於該事業的成果之一。

但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歐美各國在戰爭狀態中即注重宣傳戰，開始利用電影、影像、新聞、漫畫、海報等媒介，將經設計過的訊息傳達給大眾，藉此激起對敵人的恨意或畏懼，進而形成強烈的愛國主義及投入戰爭的意願。³各國在歷次戰爭中的宣傳策略，讓日本注意到宣傳在軍事上的應用。一份內閣情報部的文件中，更提到關於寫真報道事業的開展，乃源於1937年10月的《LIFE》雜誌中，一張標題寫著「上海南駅のこの写真を1億3600万人が見た」⁴（1億3,600萬人都看到這張上海南車站的照片）的寫真出現，而畫面上呈現的是當年8月28日日軍對中國進行空襲後，坐在被日軍炸毀車站的哭泣嬰兒身影（圖1）。



圖1 〈Bloody Saturday〉

資料來源：Wong, H. S. 'Bloody Saturday, Shanghai', Wikimedia Commons.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Bloody_Saturday_Shanghai.jpg. 1937/8/28.

- 1 白山真理，《〈報道写真〉と戦争：1930-1960》（東京：吉川弘文館，2014），頁1。
- 2 五味智英，〈陸軍省情報部長・清水盛明の対外プロパガンダ戦略と「写真報道事業」〉，《文学研究論集》54號（2021.2，東京），頁87-88。
- 3 Garth S. Jowett, Victoria O'Donnell 著，陳彥希、林嘉玫、張庭譽譯，《宣傳與說服》（臺北：韋伯文化，2003），頁162。
- 4 〈Bloody Saturday〉照片，於《LIFE》雜誌之英文標題為：136,000,000 PEOPLE SEE THIS PICTURE OF SHANGHAI'S SOUTH STATION；五味智英，〈陸軍省情報部長・清水盛明の対外プロパガンダ戦略と「写真報道事業」〉，頁87。

透過寫真影像的呈現，僅短短的一瞥，就能讓讀者印象深刻。日本政府發現在對外宣傳方面，一張影像便可勝過千言萬語。即，利用影像、圖片將執政者想傳遞的訊息以非文字的方式傳達，如此便可增加消息的能見度，而非文字的表達方式也能夠打破知識水平的局限，讓消息深入到社會各個角落。隨著「日中戰爭」⁵的爆發，官方認為為加速戰爭的推進，須建立在對社會大眾、對政府機關、對軍隊有成效的宣傳上，將內閣情報委員會改組為內閣情報部，⁶並主導與聯繫有關國策推動的情報、海內外報導，以及啓發宣傳等相關工作，發展「寫真報道事業」。⁷

通過系統性的政策制定，便可達到「勝過千言萬語的報導」之宣傳效果。⁸在此之後也於日本、臺灣等地展開相關宣傳政策，又由於寫真的「真實性」，其具啓發宣傳之功能，只要看見便能了解其中意涵，是比文章還具有真實的存在。⁹於是，其發行以文字為主要呈現方式的《週報》進行改良，加入國策宣傳相關的寫真圖像。1938年2月16日在內閣情報部的推動下，《寫真週報》創刊，並向官方、民間（作家團體、個人、職業及業餘攝影師）¹⁰徵集寫真，藉由「寫真總動員」達到對內對外的國策宣傳。¹¹

5 由於本文以日本宣傳政策為發展內容，在敘述上會以日本觀點來陳述。

6 1936年，日本內閣下的內閣情報委員會被賦予的職責有三：（1）全日本的宣傳活動計畫、（2）分析國內外的宣傳、（3）思想戰的研究，另外也發行《週報》刊載新聞以及政府機關發布的法令、訊息等內容。バラク・クシュナー（Barak Kushner）著、井形彬譯，《思想戰 大日本帝国のプロパガンダ》（東京：明石書店，2016），頁70-72。

7 バラク・クシュナー（Barak Kushner）著、井形彬譯，《思想戰 大日本帝国のプロパガンダ》，頁70-72；五味智英，〈陸軍省情報部長・清水盛明の対外プロパガンダ戦略と「写真報道」事業〉，頁87。

8 水野正次，《思想決戦記》（東京：秀文閣書房，1943），頁176-177。

9 有關寫真「真實性」之討論，本文引用片岡純治於1943年7月發表於《臺灣時報》之〈思想戦とその武器（言論・放送・映畫・寫真に就いて）〉。然，寫真的「真實性」是否會因使用寫真及宣傳方式不同而有不同論述，本文暫不討論。片岡純治，〈思想戦とその武器（言論・放送・映畫・寫真に就いて）〉，《臺灣時報》26卷7號（1943.7，臺北），頁72。

10 五味智英，〈陸軍省情報部長・清水盛明の対外プロパガンダ戦略と「写真報道」事業〉，頁89。

11 內閣情報部編，〈創刊の言葉〉，《寫真週報》創刊號（1938.2，東京），無頁碼。

同時，日本以武力、經濟、政治及思想等方面的國家總力概念，進而提出武力戰、經濟戰、政治外交戰及思想戰等方式。¹²此種國家總動員體制，即為「總力戰」，指的是因投入戰爭，對國內政治以至經濟等各方面的所有資源，均加以動員的戰爭型態。¹³「寫真」也在總力戰的推進下成為對內、對外宣傳的重要媒介。

二、臺灣總督府的「寫真報道事業」

在臺灣，1937年「日中戰爭」爆發不久後，為因應時局變化的處理對策，加強國民精神上的動員、塑造其國家意識，同年8月臺灣總督府設置臨時情報部，職掌情報相關聯繫、諮詢等重要事項，隸屬總督府官房，並在各州廳設置支部。¹⁴

臺灣總督府臨時情報部在1937年9月發行《部報》創刊號，至1942年9月廢刊，共發行154號。每月發行三回，每回可印製超過1萬6千份，其內容除了讓在臺灣的讀者「正確理解」臺灣總督府施行政策，也介紹南進據點的臺灣、南支（南中國）狀況，並公開蒐集到的國內外有關情勢、經濟、學術、技藝等資料，使大眾可以跟政府有緊密的接觸。¹⁵臺灣總督府於1937年施行皇民化運動，推動「說國語」（日語），但多年下來效果有限，為了提升戰時啓蒙效率，除了文字外也開始摸索寫真、漫畫等圖像方式。¹⁶

12 片岡純治，〈思想戰とその武器（言論・放送・映畫・寫真に就いて）〉，頁68-69。

13 近藤正己著、林詩庭譯，〈總力戰與臺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頁2。

14 〈臺灣總督府臨時情報部規程〉，《部報》3063號，1937/8/24，頁45；古蕙華，〈日治後期臺灣皇民化運動中的圖像宣傳與戰時動員（1937-1945）——以漫畫和海報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1），頁26。

15 臺灣總督府臨時情報部，〈「部報」刊行之趣旨〉，《部報》65號（1939.6，臺北），無頁碼；臺灣總督府臨時情報部，〈本府臨時情報部の使命〉，《部報》84號（1940.1，臺北），頁14。

16 玉井清，〈戰時下の台湾〉，《法學研究》82卷5號（2009.5，東京），頁19。

1940年《部報》新增「時事解說」專欄，內容逐漸走向大眾化路線，並徵求大眾投稿寫真、感話（感想）、漫畫，¹⁷增加其刊物與讀者的互動，以獲得在地且多元的資料，透過「部報揭載資料懸賞募集」預告內容，徵求讀者的反饋，至廢刊前，共有28次的徵求募集。¹⁸而此向讀者募集出刊素材的活動，也延續到接替《部報》的《寫真報道》。

1942年9月的《部報》154號宣布休刊，其休刊辭指出因大東亞戰爭爆發後，為了能夠因應新的局勢，強化對臺灣島內的宣傳，將會發行新構想的國策雜誌，¹⁹便是本文所討論的刊物——《寫真報道》。²⁰

再將視角拉回到《寫真週報》，已經有相同屬性的刊物，為什麼臺灣總督府不直接使用《寫真週報》？原因為該刊物僅限於日本內地發行，在臺灣想取得並不容易。同時也因為臺灣氣候風俗等條件皆與內地不同，臺灣總督府情報課希望將位在南方建設基地的臺灣之躍進及民衆在戰時體制下的各種面向以直觀方式傳遞給臺灣讀者，進而於1942年在臺灣發行透過寫真呈現臺灣戰時生活、南方皇軍活躍之姿的《寫真報道》。²¹

不論《寫真週報》還是《寫真報道》，其內容皆用到大量的寫真影像，這些寫真多仰賴「寫真協會」提供。在1938年《寫真週報》發刊之際，同年7月「寫真協會」成立，²²擔當其刊物內容寫真影像提供的團體。寫真協會臺灣支

17 〈更生する情報部報 六月から“時事解説”〉，《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40/5/3，7版。

18 陳俊璋，〈臺灣總督府的戰時體制宣傳：以《臺灣總督府臨時情報部報》為中心〉（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22），頁24。

19 臺灣總督府情報課，〈休刊の辭〉，《部報》154號（1942.9，臺北），頁32。

20 臺灣總督府情報課，〈編輯後記〉，《寫真報道》2號（1943.1，臺北），無頁碼。（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1943），2016.003.0814。

21 玉井清，〈戰時下の台湾〉，頁19；片岡純治，〈思想戰とるの武器（言論・放送・映畫・寫真に就いて）〉，頁73。

22 五味智英，〈陸軍省情報部長・清水盛明の對外プロパガンダ戰略と「写真報道事業」〉，頁89。

部則設立於1942年8月，亦是利用寫真影像達到戰時啓蒙目的，臺灣總督府企圖以影像媒介呈現作為南進基地臺灣的情形向日本內地進行宣傳，以每年一萬日圓補助寫真協會派遣多名技術者、技師前往臺灣支部。²³另外，也設立臺灣報道寫真協會負責臺灣島內的「國策」啓發工作，發行《寫真報道》及《窓寫真》（窓寫真），作為思想戰的武器，傳達強而有力的「統一」之國策思想。²⁴

三、臺灣總督府情報課《寫真報道》

（一）內容概覽

《寫真報道》為臺灣總督府情報課透過臺灣報道寫真協會所發行，自1942年12月創刊，至1944年8月，共發行19號，其目的便是透過寫真，作為啓發大眾的雜誌，以讓民眾認識時局、了解皇民鍊成的意義。²⁵《寫真報道》在頁眉上皆標有「每月八日一回發行」的字樣（圖2）。

從第一號至第二卷第十二號，共計12號，雖第二卷第九號的卷號被跳過的原因尚不清楚，但基本上仍維持每月8日發行；至1944年之後，雖有



圖2 《寫真報道》創刊特輯號封面及封底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情報課編，《寫真報道》1號（1942.12，臺北），無頁碼。（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1942），2016.003.0813。

23 玉井清，〈戰時下の台湾〉，頁20。

24 片岡純治，〈思想戦とるの武器（言論・放送・映畫・寫眞に就いて）〉，頁73。

25 臺灣總督府編，《臺灣事情 昭和十九年版》（臺北：臺灣時報發行所，1944），頁120。

發刊，但其發刊日開始出現不固定的情形（見表1）。

表1 《寫真報道》雜誌刊物發行情形及主題內容

編號	封面主題／特輯名稱	號別	發行時間	備註
1	創刊特輯號	一	1942-12-08	第一回登錄寫真作品懸賞募集
2	新年號／銃後生活の確立	二	1943-01-08	
3	登錄寫真入選者發表	三	1943-02-08	
4		第二卷第三號	1943-03-08	
5		第二卷第四號	1943-04-08	
6		第二卷第五號	1943-05-08	
7		第二卷第六號	1943-06-08	
8	海を知る特輯	第二卷第七號	1943-07-08	
9		第二卷第八號	1943-08-08	
10	「征け！空へ」特輯號	第二卷第十號	1943-09-08	第二回登錄寫真作品懸賞募集／本號並無按原有順序編號。
11		第二卷第十一號	1943-10-08	第2回登錄寫真作品懸賞募集*
12		第二卷第十二號	1943-11-08	
13		第三卷第一號	1944-01-23	本號開始並非按原有「每月八日一回發行」規則發行。
14	すべて勝つために 男を前線へ！女は銃後の戦士たらん	第三卷第二號	1944-02-15	
15	三月十日は陸軍記念日	第三卷第三號	1944-03-15	
16	五月二十七日は第三十九回海軍記念日	第三卷第四號	1944-05-17	
17	一明るく強く戦はう 皇民の決戦生活	第三卷第四號	1944-06-20	本號與同年5月的第三卷第四號同號。
18	七月二十日は海の記念日 征け！太平洋の決戦場へ	第三卷第七號	1944-07-20	本號並無按原有順序編號。
19	あー榮えの日は遂に來た	第三卷第八號	1944-08-26	

說明：*《寫真報道》第二卷第十一號亦再次呈現「第2回登錄寫真作品懸賞募集」，除標題中「2」以阿拉伯數字呈現外，其餘內容與第二卷第十號相同，推測為加強宣傳使用。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與前身《部報》內容以文字專欄的方式不同，《寫真報道》依其每一號主題，以大量的寫真圖像，輔以文字說明為其特色；而同樣為增加與讀者的互動，在刊物中發起2次寫真登錄活動，徵集具寫真專業的讀者投稿，透過其寫真影像傳達日本的國策理念。

同時期除了本文所指的《寫真報道》外，同類型的刊物尚有朝日新聞社於1944年發行的《寫真報道：學鷺—陸軍特別操縱見習士官—》、《寫真報道：學鷺—海軍預備學生—》、《大東亞戰爭と台灣青年寫真報道》、《南方の據點：臺灣寫真報道》等。²⁶由此可見，寫真宣傳已成為戰爭時期重要的宣傳手段，透過挑選「正確且精準」傳遞意義之圖像的傳遞，視覺上的刺激，除可讓讀者清楚了解該圖像之意義，更將該圖像欲傳達之目的，使閱讀者無意識地於生活中施行。

為增加大眾接觸刊物的機會，除了將《寫真報道》於臺灣的書店進行販售外，臺灣總督府情報課也將《寫真報道》、《窓寫真》等刊物放於公眾場所增加曝光度，以加強大眾對時局的認識，並將日本的國策深入臺灣民眾內心。²⁷

如同前述，《寫真報道》等報道寫真刊物之目的，便為將寫真影像運用於戰爭宣傳，其因戰爭需求而大量被使用，除傳遞前線戰場情形外，也作為政府宣傳國策理念之媒介。在此戰爭宣傳中，其一重點便是彰顯日本陸軍及海軍戰力強大的形象，精實的訓練與壯盛的軍容，進而對國內外塑造日本國力強盛、軍隊戰力強大之形象。不僅如此，在戰爭宣傳中，除以相關紀念日為主題，更緊扣官方推動的一連串軍事動員措施，透過專題式的影像與文字解說，除讓閱

26 山木地榮編，《寫真報道：學鷺—陸軍特別操縱見習士官—》（大阪：朝日新聞社，1944）；山木地榮編，《寫真報道：學鷺—海軍預備學生—》（大阪：朝日新聞社，1944）；朝日新聞社編，《大東亞戰爭と台灣青年寫真報道》（大阪：朝日新聞社，1944）；朝日新聞社編，《南方の據點：臺灣寫真報道》（東京：朝日新聞社，1944）。

27 「總督官房情報課ヨリ「寫真報道」並「窓寫真」購讀普及ニ關スル件」（1943年10月21日），〈寄附金關係〉，《臺灣鹽業》，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6-090077-070。

讀者了解國家軍隊，並深知後方與前線的連結，更是藉由呈現軍隊強大的系列影像，塑造從官方到人民對國家勝利的信心。

（二）「寫真家登錄制」和「登錄寫真家」

「寫真家登錄制」一詞首次出現於1942年，爲了提升戰時啓蒙的效率，自1937年臺灣施行皇民化運動，推動「說國語」（日語），但多年下來效果有限，除了文字外，臺灣總督府也嘗試以寫真、漫畫等方式進行推廣。此後，在總督府推行之宣傳政策中，影像、寫真是其中重要的傳遞媒介。

爲了吸引更多「寫真」進行國策宣傳外，²⁸臺灣總督府在《寫真報道》第一號末頁刊登「第一回登錄寫真作品懸賞募集」，透過寫真作品徵集，希望在臺寫真家能夠藉由其攝影技術，以寫真報國進行國策協力，並以戰時意識、建設等面向下的臺灣風土、文化、產業、交通及生活爲主題徵集寫真作品，並設有特選、佳作等名次和獎金。另，寫真作品獲得入選者皆可獲得登錄證及登錄徽章（圖3、圖4），亦即取得「登錄寫真家」資格，同時也會被推薦爲「臺灣報道寫真協會」會員。²⁹其中，一旦成爲登錄寫真家後，總督府情報課、寫真



圖3 可配戴於身上的寫真機造型登錄寫真家章（正面）。

資料來源：《台灣總督府登錄寫真家章》（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2004.001.0293。



圖4 登錄寫真家章（背面），刻有寫真家編號「66」。

資料來源：《台灣總督府登錄寫真家章》（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2004.001.0293。

28 值得一提，臺灣總督府臨時情報部於1938年便以「寫真報國」為號召、皇民化運動實況為主題，邀請臺灣的攝影師（カメラマン）針對主題進行投稿，入選者不僅有獎金，另會將其作品刊載於《部報》及《寫真週報》中。臨時情報部，〈國策寫真懸賞募集〉，《臺灣時報》221號（1938.4，臺北），頁125。

29 臺灣總督府情報課編，《寫真報道》1號，無頁碼。

協會臺灣支部及臺灣報道寫真協會將有不定期的有拍照攝影委託。

藉由上述，臺灣總督府爲了戰時宣傳目的，並認爲以寫真影像爲媒介的宣傳方式有助於政策及思想之傳遞，並在以寫真圖像爲主的刊物《寫真報道》雜誌發起「寫真家登錄制」，以寫真報國爲號召，希望招募在臺寫真家的作品。通過「登錄寫真作品懸賞募集」，如此一來不僅有效掌握臺灣各地的寫真家人數及分布情形，亦能保護有才能之寫真家，在當時「保密防諜」風氣盡可能不受影響。³⁰

至於如何參與「登錄寫真作品懸賞募集」呢？投稿者需要在1942年12月31日前向臺灣總督府情報課提交申請，屆時總督府情報課將會組織審查委員進行嚴格的審查，並於1943年1月15日公布得獎名單。³¹第一回登錄寫真家總共產生86名合格者，其中臺灣人共占21名。作品發表後，臺灣報道寫真協會於1944年發行《第一回登錄寫真年鑑》，刊出111張作品。

「第二回登錄寫真作品懸賞募集」³²則刊登於《寫真報道》第二卷第十號，這次的募集主題更爲明確，著重於大東亞戰爭下的產業、生活、文化等面向，收件日期訂於11月31日，隔月即發表登錄資格名單。這份登錄資格名單亦發表於《寫真報道》第三卷第一號中。與第一回不同的是，第一回的徵集是以一張寫真爲主，但亦可接受以「組」³³爲形式之投稿；第二次徵集的寫真則

30 臺灣總督府情報課編，《寫真報道》1號，無頁碼。

31 臺灣總督府情報課編，《寫真報道》1號，無頁碼。

32 「第二回登錄寫真作品懸賞募集」消息亦刊載於《臺灣日日新報》。〈寫真で表はす臺灣の決戰態勢 府情報課第二回募集〉，《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43/11/19，3版。

33 《寫真報道》第一號及第二卷第十號中並無針對「組」概念進行說明，但根據《寫真報道》第三號刊載登錄寫真家佳作山中富雄、特選渡邊毅及佳作第一席齋藤泰弘的照片，是以相同主題之不同畫面的影像爲一組，如山中富雄以「よい子供の一日」爲主題，拍攝學生上課聽講、打掃衛生、練習劍道、相撲對練等8張畫面。臺灣總督府情報課編，《寫真報道》3號（1943.2，臺北），無頁碼。（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1943），2016.003.0815。

是強調以「組」為單位，一張寫真便可為一組、一人至多投稿三組，但獎項僅一人一獎項。得獎通知方面，本次登錄寫真作品發表除了通知本人外，另會透過報紙及收音機進行宣傳。³⁴此外，本次入選登錄寫真家後，除了特選及佳作席次另有賞金外，其他入選者僅有登錄證書的贈與，並無第一回的登錄寫真家徽章（見表2）。

表2 第一、二回登錄寫真作品懸賞募集項目對照

項目	第一回登錄寫真作品懸賞募集	第二回登錄寫真作品懸賞募集
刊登日期	《寫真報道》第一號	《寫真報道》第二卷第十號、《寫真報道》第二卷第十一號
主題	戰時意識、建設等面向下的臺灣風土、文化、產業、交通及生活	大東亞戰爭下的產業、生活、文化等
申請資格	在臺寫真家	在臺寫真家
申請規定	未發表之作品。投稿需繳交四寸切黑色滑面相片用紙，入選後則須提交原始寫真。寫真後面標示主題及簡單文字說明，包含拍攝相機款式、職業、住址及姓名。	投稿需繳交四寸切黑色滑面相片用紙，入選後則須提交原始寫真。寫真後面標示主題及簡單文字說明，包含拍攝相機款式、職業、住址及姓名。
投稿件數限制	無，一人一獎賞為限。	以「組」為單位，一張寫真便可為一組、一人至多投稿三組。
獎項	特選1人，可得總督獎賞金300圓；佳作一席2人，可得賞金100圓；佳作二席3人，可得賞金50圓。	特選1人，可得總督獎賞金300圓；佳作一席2人，可得賞金100圓；佳作二席3人，可得賞金50圓。
合格者可得	登錄證書及登錄徽章	登錄證書
收件時間	1942年12月31日	1943年11月31日
主辦單位	臺灣總督府官房情報課	臺灣總督府官房情報課
審查	有	有
公布時間	1943年1月15日	1943年12月，並另由報紙及收音機宣傳。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情報課編，《寫真報道》1號，無頁碼；臺灣總督府情報課編，《寫真報道》2卷第10號，無頁碼；臺灣總督府情報課編，《寫真報道》2卷11號（1943.10，臺北），無頁碼。（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1943），2016.003.0823。莊梓忻製表。

第一回寫真募集審查合格者為86名，而第二回僅72名寫真家入選，根據編輯部特別說明並非審查更加嚴格之故，而在於《寫真報道》是一本概論本島時局、體現事實樣貌的雜誌，且編輯部審查標準著重於利用寫真，呈現島民於

34 臺灣總督府情報課編，《寫真報道》2卷10號（1943.9，臺北），無頁碼。（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1943），2016.003.0822。

戰時生活的強烈決心與行動。然而，從作品端來說，雖攝影技術較前一次有所提升，但卻缺少前述所提概念。³⁵

四、小結

隨著寫真及報道寫真在戰爭宣傳的應用中獲得良好效果，日本中央的內閣情報部（後為內閣情報局）發行《寫真週報》進行國策及戰爭宣傳。臺灣總督府也不例外，除於後方推行「國語運動」，另設立臺灣報道寫真協會負責臺灣島內的「國策」啓發工作，出版發行《寫真報道》及《窓寫真》等含大量圖片的雜誌作為思想戰的武器，傳達強而有力的「統一」的國策思想。

本文以臺史博館藏文物《寫真報道》雜誌，梳理其發刊背景及過程，含臺灣總督府設立臨時情報部（後為情報課）作為官方對外的宣傳主管機關，掌握新聞、收音機、電影等宣傳媒介，並初步說明發刊狀況及內容之寫真運用。

除了寫真的刊登，官方於《寫真報道》第一號中發起「寫真家登錄制」，這不僅是宣傳政策上最為重要的一環，更是作為官方將在臺寫真家納入國家宣傳的具體展現，從合格者名單與人數，反映兩回的「寫真募集」活動確實吸引不少寫真家投件參與。

然而，官方欲透過寫真帶給閱讀者之目的，是否能被閱讀者確實地掌握或是發展出不同的解讀，仍有待日後加以分析討論。除此之外，《寫真報道》本身及其寫真內容主題，可延伸出如臺灣總督府與日本中央的宣傳政策連結、寫真背後的國家政策等課題，本文無法逐一探討，僅以此作為討論官方如何運用寫真於宣傳戰的一個起始。

35 臺灣總督府情報課編，《寫真報道》3卷1號（1944.1，臺北），無頁碼。（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1944），2016.003.0825。

引用文獻

1. 〈更生する情報部報 六月から“時事解説”〉，《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40/5/3，7版。
2. 〈臺灣總督府臨時情報部規程〉，《府報》3063號，1937/8/24，頁45。
3. 〈寫真で表はす 臺灣の決戦態勢 府情報課第二回募集〉，《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43/11/19，3版。
4. 《臺灣總督府登錄寫真家章》。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2004.001.0293。
5. 「總督官房情報課ヨリ「寫真報道」並「窓寫真」購讀普及ニ關スル件」（1943年10月21日），〈寄附金關係〉，《臺灣鹽業》，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6-090077-070。
6. Garth S. Jowett、Victoria O'Donnell 著，陳彥希、林嘉玫、張庭馨譯，《宣傳與說服》。臺北：韋伯文化，2003。
7. バラク・クシュナー（Barak Kushner）著、井形彬譯，《思想戦 大日本帝国のプロパガンダ》。東京：明石書店，2016。
8. 山木地榮編，《寫真報道：學鷺—海軍預備學生—》。大阪：朝日新聞社，1944。
9. 山木地榮編，《寫真報道：學鷺—陸軍特別操縦見習士官—》。大阪：朝日新聞社，1944。
10. 五味智英，〈陸軍省情報部長・清水盛明の對外プロパガンダ戦略と「写真報道事業」〉，《文学研究論集》54號，2021，東京，頁79-98。
11. 井上祐子，《戦時グラフ雑誌の宣伝戦——十五年戦争下の「日本」イメージ》。東京：青弓社，2009。
12. 內閣情報部編，〈創刊の言葉〉，《寫真週報》創刊號，1938，東京，無頁碼。
13. 水野正次，《思想決戦記》。東京：秀文閣書房，1943。
14. 片岡純治，〈思想戦とその武器（言論・放送・映畫・寫真に就いて）〉，《臺灣時報》26卷7號，1943，臺北，頁68-75。
15. 古蕙華，〈日治後期臺灣皇民化運動中的圖像宣傳與戰時動員（1937-1945）——以漫畫和海報爲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1。
16. 玉井清，〈戦時下の台湾〉，《法学研究》82卷5號，2009，東京，頁1-45。
17. 白山真理，《〈報道写真〉と戦争：1930-1960》。東京：吉川弘文館，2014。
18. 彼得·伯克（Peter Burke）、楊豫譯，《圖像證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19. 近藤正己著、林詩庭譯，《總力戰與臺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

20. 陳俊璋，〈臺灣總督府的戰時體制宣傳：以《臺灣總督府臨時情報部部報》為中心〉。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22。
21. 朝日新聞社編，《大東亞戰爭と台灣青年寫真報道》。大阪：朝日新聞社，1944。
22. 朝日新聞社編，《南方の據點：臺灣寫真報道》。東京：朝日新聞社，1944。
23. 臺灣總督府官房情報課，《第一回登録寫真年鑑》。臺北：臺灣報道寫真協會，1944。
24. 臺灣總督府情報課，〈休刊の辭〉，《部報》154號，1942，臺北，頁32。
25. 臺灣總督府情報課編，《寫真報道》1號，1942，臺北，無頁碼。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1942，2016.003.0813。
26. 臺灣總督府情報課，〈編輯後記〉，《寫真報道》2號，1943，臺北，無頁碼。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1943，2016.003.0814。
27. 臺灣總督府情報課編，《寫真報道》3號，1943，臺北，無頁碼。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1943，2016.003.0815。
28. 臺灣總督府情報課編，《寫真報道》2卷10號，1943，臺北，無頁碼。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1943，2016.003.0822。
29. 臺灣總督府情報課編，《寫真報道》2卷11號，1943，臺北，無頁碼。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1943，2016.003.0823。
30. 臺灣總督府情報課編，《寫真報道》3卷1號，1944，臺北，無頁碼。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1944，2016.003.0825。
31. 臺灣總督府編，《臺灣事情 昭和十九年版》。臺北：臺灣時報發行所，1944。
32. 臺灣總督府臨時情報部，〈「部報」刊行の趣旨〉，《部報》65號，1939，臺北，無頁碼。
33. 臺灣總督府臨時情報部，〈本府臨時情報部の使命〉，《部報》84號，1940，臺北，頁13-15。
34. 臨時情報部，〈國策寫真懸賞募集〉，《臺灣時報》221號，1938，臺北，頁125。
35. Wong, H. S. 'Bloody Saturday, Shanghai', Wikimedia Commons.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Bloody_Saturday_Shanghai.jpg. 1937/8/28.

